



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最熟悉的地方——故乡。故乡不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,而且是许多寻常瞬间拼凑起来的记忆:一种气味、一道风景、一声乡音,还有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旧日时光。本期文字记下的便是这样的记忆,它们朴素、平常,却能永远留在生命之中。

## 橘山守望

□冉启芬

眼前是沉默的群山,层叠的墨绿之上缀满无数盏小太阳似的橙红。这就是故乡的山——藏着父母的半生和我的整个童年。风过处,枝叶簌簌,像是山在低低叹息,又像是在对我这个回家的人说着只有我们能懂的絮语。

山里太静了,静得能听见自己脚步踩在松软土地上的声音,能听见柑橘从枝头挣脱,“噗”的一声落进草丛的闷响。

偌大的山野,如今只剩父母与四姑两户还固执地守着这片喧闹过后的寂静。四姑父去年冬天走了,山好像又空了一块,幸好大表哥带着儿子从外地赶了回来,给这片寂静添上了几笔难得的人声和热闹。可这热闹终究是单薄的,像傍晚山坳里浮起的一层雾气,太阳一照便散了,还原出漫山遍野、无边无际的静默和孤独。

我的手指抚过粗糙的柑橘树皮,记忆却顺着纹理滑向了再也回不去的从前。

那时,山可不是这般寂静,它是沸腾的、喧闹的,是装满整个童年宝藏的魔盒。清晨,我们一群毛孩子,书包在背后“咣当”作响,沿着一条被野草占领的崎岖山路去上学,露水打湿裤脚,笑声惊飞山雀。

夏天的夜晚才是山的狂欢。我们早早扒完饭,碗一丢便奔向二伯家的堂屋。那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像一扇神奇的窗,当屏幕亮起、雪花点退去、正片开始的音乐响起,满屋子的人都屏住了呼吸。大人摇着蒲扇,小孩挤在条凳上——屏幕里刀光剑影、恩怨情仇,屏幕外我们为每一个情节惊呼、争论。那时的暑热是被集体的笑声和专注驱散的,而如今的夏夜只有空旷的虫鸣和流转的星河,美丽却清冷得让人心悸。

现在,山成了父母与土地之间一场沉默且漫长的对话。这土地是慷慨的:春天给你一山醉人的花香,引来蜂蝶如织的梦幻;秋天便还你一片压弯枝头的硕果,金黄灼灼,是兑现了的承诺。山间的土地滋养着柑橘,也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村民。我们从大山的怀抱中汲取力量和梦想,然后顺着弯弯的山路走向山外广袤的世界。

而我,或许是兄弟姐妹中最幸运的那个。工作的城市离家乡不远,每个周末都能让车轮碾过这份思念的距离,回到这片宁静的怀抱。归来,不只是为了帮父母摘下一树树的沉重,更是为了摘下一份自己的心安。在这里,我触摸的不仅是冰凉的柑橘,更是童年温热的脉搏;呼吸的不仅是清冽的空气,更是自己生命源头不曾断绝的气息。

我渐渐明白,这片山、这片土地,它从未真正空过。那些外出的脚步,只是它延伸的根须;那些城市的灯火里,跳动着它输送的养分。

大山像一位沉默寡言的父亲,将它的孩子推向更远的天空,自己则站在原地,身影被岁月拉得越来越长,也越来越孤独。大山也像母亲永远敞开的家门,无论它的孩子衣锦还乡,还是疲惫潦倒地归来,它总以同样的姿态去迎接——用一山不变的苍翠,用枝头恒久的橙黄,用夜里留着的昏黄如豆的灯火。

只是深深吸了一口气,馥郁的橘香仿佛更浓了,丝丝缕缕钻进肺腑,沉入心底。这香气是山的呼吸,是土地的吟唱,是记忆的封印。即使走得再远,故乡那头总系着一片浑厚的土地,永远有一枚熟悉的柑橘沉默地挂在岁月的枝头。

(作者单位系重庆市开州区汉丰第四小学)

## 特别策划

# 故乡今夜思千里



小时候天天盼过年,一盼就是一整年。出了正月盼二月,过了二月盼三月……只盼到母亲说“这天是真冷了啊,进腊月了”。母亲这句话是把好用的钥匙,“咔嚓”一声就能打开通往“年”的大门。

进了腊月就有好吃、好玩、好看的。先吃腊八粥,再腌腊八蒜,然后是腊月的糖瓜儿、年糕、烧肉,还有鞭炮、福字、红灯笼……样样都让人喜欢。

腊月的集市最热闹,那里是美食的大观园。过了腊月二十三,原本“逢五逢十”的赶集日变成天天都有。集市上的年货摊子像一夜间从地里蹿出来的,摊子错落排列,连成好几条五彩斑斓的长龙。

集市上,卖酒的吆喝“酒香”,卖肉的吆喝“肉香”,卖糕的吆喝“糕香”,卖果的吆喝“果香”……大集上什么都是香的。

街边的商铺也比平时忙。

粮店的老板在铺门外支起棚子,棚下是米面油、酱醋茶,各式各样的粮食和副食分门别类、排兵布阵,红纸封包着的核桃酥摆了一人高,油味儿裹着甜味儿直往逛街人的鼻子里钻。

铁匠铺烟囪里的烟十几天不断,

“大人望插田,小孩盼过年”,这句老话像一粒饱满的炒花生,在记忆里越嚼越香。

腊月的湖北乡下,寒风裹着蜡梅的暗香穿村而过。我刚跨进老家的木门,就被灶房里飘出的焦酥醇香勾住了脚步——土灶台的柴火“噼啪”燃着,暖融融的烟火气裹着炒货的香,丝丝缕缕弥漫出来。母亲正站在灶台前摆弄着河沙、沙铲、篾筛、簸箕,一场热热闹闹的炒年货大戏正要开场。

土灶台的火苗舔着铁锅,干柴燃出的烟火气绕着锅沿轻飘。母亲把洗净晒干的河沙倒进锅里翻炒片刻,待沙子吸足了柴火的温度变得滚烫,便抓一把花生撒进去。花生与热沙相拥,迸出醇厚的焦香,混着花生本身的油脂香往鼻尖钻。母亲握着沙铲不停搅动,花生在锅里翻滚,香气愈发浓郁,渐渐从灶房飘出,绕着屋梁打着转,又漫进院子里,惹得院角的土鸡都频频探头。

炒南瓜子最是考验耐心。南瓜子皮薄肉嫩,火大了会焦糊,火小了又半生不熟。母亲把灶火调得温和,沙铲轻轻翻动,瓜子在热沙里慢慢舒展。南瓜子的清香一点点被唤醒,淡淡的果仁香混着微焦的草木气在鼻尖绕着不散。炒得正合适时,那股清

已有许久,我不愿再想起乡间的事了。尽管故乡离我并不遥远,宽敞的柏油路可以直达家门口,我却竭力避开有关它的一切思绪,然而消息仍不断从微信群里涌来。

有人拍了视频,说下边的塘被填平了,下边的半个屋场也被推平了。那么宽阔的一口池塘,曾经终年漾满清亮的水,如今却不知去向。记忆中的那口塘里,鱼儿总是肥美的,池水也永远清澈沁凉,再大的雨也搅不浑它。而那个老屋场,曾是我的出生地,是我儿时的乐园,我做过许多关于家的梦,都是在老屋场那里发生的。

塘被填埋后,村子西边所有的联系仿佛就此斩断。其实,如今也没有再去西边的理由——村子的西边早已被推成一片空荡荡,李茶树湾、山脚王家、南溪桥都变成了记忆。

我能站在

## 长街烟火

□张香娜

那缕烟顺着房梁向上、向远。腊月的铁匠铺不再打铁,改铸铜火锅,铸锅子的铜料是各家自带的纯铜,铁锤与铜料相击的声响比打铁声悦耳得多。铜火锅“咕噜”出来的海带丝鲜嫩翠绿,羊肉片在滚汤里打个转儿就能卷成云朵。母亲常说:“点上这个锅子,风雪都进不了门。”

纸张铺到年根就专卖“年货”——对联、福字、窗花、吊钱儿、门神等。腊月二十三之前在铺里买春联、福字、灶王像的都送糰糊,只需把糰糊刷子往墙上一抹,即便是十个指头宽的长对联也能贴得稳稳当当。店老板回都囔囔:“福字要倒着贴哦!”小孩子不懂,就对着他大喊:“那福不就倒(到)了吗?”对,要的就是“福到了”!

一尊黄泥炉子“蹲”在街口墙角,铁锅里“咕嘟”着琥珀色的糖稀。老爷爷拿竹签子挑糖画,手腕一抖就抖出一条摇头摆尾的鲤鱼。天冷,北风顺

## 一灶暖香

□汪恒

甜便越发醇厚,淡淡的烟火气沁入瓜子薄皮,引着我凑到锅边抓起一把品尝起来。

炒玉米时最是热闹。玉米粒倒进热沙里,起初还乖乖地待着,没过多久就“噼里啪啦”炸开了锅。胀得饱满的玉米粒蹦跳着撞到锅沿弹到地上,我赶紧弯腰去捡,刚碰到就烫得直摆手,却还是忍不住往嘴里塞,甜香混着焦香在舌尖蔓延。母亲见了乐得直笑,手里的沙铲却没停,她把炒好的玉米倒进簸箕,扬起手臂筛掉沙子,爆米花在阳光下闪着光。

我装上满满的一大碗,走出厨房来到家门外,给左邻右舍的小伙伴尝一尝。小伙伴闻声围拢过来,有的抓起一把爆米花囫圇塞进嘴里,甜香在齿间爆开,嚼得腮帮子鼓鼓的;有的捏着几颗南瓜子慢慢嗑开,果仁的清甜漫上舌尖,眉眼弯成了月牙。大家你推我搡,笑着闹着,嘴里的香、脸上的笑都混着风儿飘在乡间,让年底的日子变得暖融融的。

炒葵花瓜子是重头戏。家中来

## 无处还乡

□王诣

村西的老树下极力向西眺望,再低头凝视脚下的土地——即便是脚下的土地,不久之后也会被覆盖、被碾平,一个全新的世界将在此生长。

距离老屋不便远是我们村人的祖坟山,我的爷爷、奶奶都安睡在那里。而现在,他们也被“搬”到大山那里。房子被拆进入倒计时,我们都成了拆迁户,却也无法兴奋起来。老屋承载着许多欢欣与憧憬,我曾无数次设想退休后回到老屋种菜植树,然后安然老去,如今方知连这念想也不过是一场幻梦。

我们现在住的房子距离老屋不过十几米,位于村子东头。拆迁自西向东推进,西头的推土机日夜不停,即便人在家中也已坐立不安,想赶紧搬走了事。我把我的衣物、书籍等东西运走后,便再也不愿轻易回乡。我曾购有不少书籍,很长时间都会把一些读过而暂时不读的书带回乡下,希望以后有时间再读一读。乡下的书架比县城家中的大,藏书也多于县里,而今却不得不重新拉回县里。我还有一个逃离的地方,父母却不得不面对这次彻底的离开,他

着墙根儿打转,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攥着零花钱候在炉子边。我们的眼珠跟着糖浆转,最后定在活灵活现的鲤鱼身上就说什么也挪不开了。炉膛里的柴火“噼啪”作响,爆开火星子落进雪堆,“滋滋”一声就腾起一线白烟。

备年货就为过年。年是红的,也是七彩的。我家檐下挂着干辣椒,红艳艳的辣椒映着洁白的雪色。有人家挂了干白菜、干豆角、干葫芦丝、干黄瓜条、干萝卜条,黄的绿的颜色各异、深浅不一。邻家的奶奶会剪红纸,剪子尖儿游走几下,胖娃娃抱鲤鱼的窗花就完成了。案板上摆着泡发的黄花、银耳、黑木耳,瓷盆里腌着碧玉似的雪里蕻。一个炉上,小火煨着红果山楂,“咕嘟”声轻得像老太太在打盹儿;另一个炉上炖着老母鸡,汤色金黄。煮好山楂,新蒸的大枣馒头顶着红点就亮相了,蒸腾的热气把窗玻璃哈出一层白霜。

年三十的暮色是掺了面粉的,落日映着烟花,夕阳照着灯笼。天一擦黑,鞭炮声就开始响个不停。厨房成了饺子的天下,各家屋里参差不齐的剁饺子馅声和着同样参差不齐的炮声,各样声音里都透着急吼吼、乱哄哄的欢喜。饺

了客人,首先摆上桌的就是大盘菜、花瓜子。母亲一般会炒两种口味:原味瓜子,只放少许粗盐与瓜子同炒,火候拿捏得极准,炒出来的瓜子壳脆仁香,带着阳光晒过的滋味,嗑起来满口都是质朴的香;炒五香菜瓜子时,她取来八角、桂皮泡出香汁,然后淋入瓜子焖干水分,撒盐后小火不停翻炒,五香慢慢渗进瓜子壳里,嗑起来唇齿留香。

蚕豆、豌豆要炒得外壳起皱、裂开才够味,咬开时浓郁的豆香混着淡淡的烟火气在嘴里爆开,越嚼越有回甘。炒米则要在沙子里滚得通体金黄,散着淡淡的米香,咬起来嘎嘣脆。母亲边炒边说:“这炒腊货啊,就是纳新接福,炒得越香,来年日子越顺。”满满一屋的炒货香,混着柴草的烟火气,混着母亲的唠叨声、柴火的“噼啪”声,还有我和伙伴的笑声,酿成了最浓最暖的年味。

如今日子好了,超市里的炒货琳琅满目,一年四季都能买到,可总觉得差了几分滋味。我抓起一把母亲现炒的年货,指尖温热,香气绕鼻,心里温暖。这一锅烟火,炒的是岁月,是亲情,是灶火里藏着的团圆和期盼。

(作者单位系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华盛学校)

们前前后后搬了一车又一车,什么也舍不得丢,不管日后是否用得上。

我的房间地上堆了一大堆衣服,那也是之前从县城淘汰回乡下的。现在,我不想把那些旧衣物带回县城,既无处安放也不会再穿了。父亲看着直摇头,却也无话可说,但我后来还是看见他捡了几件我扔掉的衣服。

还有那些装粮食的大瓮,父亲好几次认真地问我要不要带走。其中有一只“千斤瓮”,据说真能装下千余斤稻谷,是他当年费尽心力才得来的。他反复问我,我也只能认真反问:“拉到县城,能放在哪里呢?”最终,瓮被运到上朱村三舅的老屋暂存,父亲坚持只是“寄存”,并未真正放弃。

东西终于搬得差不多了,父母却仍时常往乡下跑,似乎总想再多带些什么。我却始终不愿直面村子的破败和荒凉——虽然可以想象,但却拒绝亲眼看见。我住在县城,从前总觉得自己是客居,如今看来县城反而成了落脚之地;而真正的故乡却一点点消失。

安置房尚未建成,父母决定轮流在我们兄妹几家住。大妹乡下的房子宽敞,大多空着,于是父母把东西都搬了过去,暂时安顿在那里。即使只是暂住,父母也立刻在门前屋后种上了辣椒和茄子;偶尔来我这里小住,他们便要说到“王牌菜”——那个他们住了几乎一辈子的村落。

终于在一次电话中,父亲说老屋那边已经全部推平了,我们的房子成了小土堆似的模样。

“哎,真是可惜啊。”父亲低声叹息。

(作者单位系江西省湖口县第二中学)

子下锅时鞭炮随即点燃,在雪地上炸出一个个朱砂印,檐角的冰凌也在灯笼的温热烘烤下断裂坠下,顺带着把红灯和彩灯的光揉碎了一并散在雪地上。

小时候的年,是食物的香气,是朱红、五色的装饰,是代代相传的仪式,是对新一年的美好期盼。它在寒冷的冬季为人们带来温暖和希望,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暂时停下脚步,享受团圆和幸福。

如今,站在明晃晃的灯光下,冷柜里的速冻饺子、五彩元宵整齐列队,垂挂着的春联显出机器烫金的端正模样。很是怀念那些不够完美的过年景象:母亲和面时蹭到眉毛上的白面粉,铁匠铺弥漫整个腊月生生不息的铜腥气,老爷爷糖画里偶尔歪斜的鲤鱼眼睛……所谓年味,不过是粗糙里的温热、等待里的期盼、笨拙手工里藏着的真心吧!

檐角的冰凌依旧年年生长,母亲依旧会在深冬的某个清晨说一句“该进腊月了”。而我,也能凭着母亲这把“钥匙”打开记忆宝盒,而那些裹着糖霜的旧时光慢慢落下,在岁末寒风凛冽时唤醒埋在童年里的美好种子。

(作者单位系河北省承德市教育局)

## 刹那冰晶

□何亚娟

中午放学路上,暖阳斜斜地洒在街角,一截裸露的水管下端垂着几支冰溜子,澄澈的冰体裹着细碎的光斑在阳光下晶晶发亮,像仙女遗落人间的魔法棒,清透又灵动。二宝一眼瞥见,眼睛倏地亮了,比冰溜子上的光斑还耀眼,欢呼一声便迈着小碎步飞奔过去,小身子凑在水管旁,踮着脚仰着头,满眼的欢喜藏都藏不住。他小心翼翼地伸出小手,试探着扳下一段长短适中的冰溜子,握在手里的瞬间小胸脯微微挺起,俨然一个小英雄终于寻到了得心应手的兵器。他把冰溜子举到阳光下,偏着头反复转动,冰体在不同角度的光影里折射出或明或暗、或浅或亮的光,像藏了一片小小的星空。他抿着嘴看得入神,小眉头轻轻蹙着——孩子对生活里的每一抹色彩、每一处新奇永远怀揣着最纯粹的好奇。

2026年的第一场雪成了新一年的温柔馈赠,洋洋洒洒的雪花落满天地,世界被裹进一片银装。雪停之后,气温时升时降,屋檐下、水管旁、树枝间,悄悄凝出了各式各样的冰溜子,这是寒冷独有的浪漫。冰溜子也叫冰挂、冰柱,是雪水或融水遇冷再度冻结形成的锥状冰体,雪融成水、水滴垂落、遇冷凝冰,三步流转便凝出了带着动态美的冰体,一根根、一串串聚在一起,清凌凌的模样既惊艳了冬日也震撼了眼眸。不知从何时起,因气候的细微变化,这份曾经冬日里的寻常景致,竟成了如今难得一见的稀罕物。

看着二宝握着冰溜子爱不释手的模样,我的思绪忽然被拉回童年。那时住的是低矮的土坯房,屋檐不高,大人抬手便能掰下长长的冰溜子,那是冬日里最珍贵的玩物。一群孩子聚在一起,总要攀比谁的冰溜子更长、更透亮,把它当作最威风的武器,追着、跑着、闹着;有些孩子还会把冰溜子凑到嘴边轻轻咬上一口,冰凉的甜意漫过舌尖,便是童年最清甜的滋味。淘气的小男孩还会趁同伴不注意,把湿滑的冰溜子悄悄从脖颈塞进对方衣服,惹来一阵嬉笑打闹——冬日的寒冷便在欢声笑语里消散无踪。

我的童年与二宝的童年隔着数十年,却因这小小的冰溜子有了温柔的共鸣。无论土坯房檐下的旧时光,还是街角水管旁的新欢喜,孩子面对冰溜子时的“如饥似渴”从未有半分改变。于孩子而言,冰溜子是创造无限快乐的玩具,是藏着自然奥秘的宝藏,是探索世界的小小入口。

时光流转,岁月变迁,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,冬日的冰溜子从寻常变成了稀罕,可孩子对自然的好奇、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热情从未因时光而褪色。那截握在孩子手心的冰溜子藏着两代人的童年,也藏着孩子最珍贵的真纯。

(作者单位系陕西省岐山县凤鸣镇南吴邵小学)